

【原乡切片】

## 绽放的棉田

□钟读花

秋渐深，棉田在绽放，一层一层地绽放。

初秋时节，棉花开花，进入盛花期。棉花的花，也好看。初开，为乳白色，花心是嫩黄色的花蕊。花开的过程中，渐变为红色，或者黄色；红，是一种薄薄的红，如女子胭脂轻匀；黄，是一种明淡的黄，似金粉浅敷。

花片，大而薄；大，片片如扇，秋风扇底出；薄，似女人薄薄的唇，薄出一种柔软的质感。花朵从叶腋间长出，花梗并不长，所以，棉花之花常常掩映于枝叶间。只有极少的花朵，会轻佻地绽放在一株棉花的顶端。棉花之花，欲遮还羞，是娇憨待嫁的村姑；风吹枝摇，花朵闪烁其间，又仿佛一群顽皮的孩子，躲躲闪闪，偷窥人间。

棉花，棵大、枝繁，花朵也多。所以，一块棉田，棉花盛开的时候，是很有一种气势的，给人一种浩荡之感。站立高处，放眼一块棉田，黑绿莹目的同时，你会被闪烁枝叶间的花朵震撼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，满田地都在闪烁，都在耀目，

都在流淌，感觉就似一天星斗，降落地面，在一块田地凝聚、璀璨。真美，是一种大美，是一种动感之美。

花片凋谢，花蕊褪去，花朵上就长出一只只棉铃，俗称“棉桃”。我喜欢“棉桃”的俗



称，形象极了，活脱脱的一枚绿色的“桃子”。

秋风，一阵阵吹拂；棉桃，一天天长大。长大到一定程度，棉桃就变为红褐色，并且在表面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。终于，到达某一天，棉桃上的裂纹，彻底破裂开，一只棉桃一分五瓣，或者四瓣，每一

瓣中都吐出一朵软软白白的棉絮。

初绽的棉絮，白色的底蕴上，笼着一层淡淡的黄润，仿佛，漫不经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棉桃瓣中吐出的棉絮，一天天膨胀、长大，抵达成熟的



顶峰时，终于，一变为纯白。远望，你已看不出棉桃的一瓣一瓣，整只棉桃，完全是一朵雪白、柔软的棉絮团了。

棉絮团，真白，一株棉花，就是一树的白。一块棉田，就是一天地的白。朵朵如云，也只能这样形容了，是天上飘落的白云。这是一块棉田，开出

的最美的花，也是这个季节开出的最美的丰收之花。它软绵、柔情，它洁白、纯净，它莹莹灼灼，散溢圣洁的光辉。

尤其到了秋末，棉花的叶片凋落殆尽，一株棉花上就只剩下一只只肆意绽放的棉桃，朵朵白，棵棵白，一地的白。在高远蓝天的映衬之下，那份圣洁之美，真是灼灼然，耀人眼目，涤人肺腑。

然而，一块棉田，至美的绽放，还不在于棉花本身，而在于人，在于那些采棉人。

采棉人，大多是女性，而且大多是年轻女性。姑娘们穿花衣，围兜裙，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，一朵棉花就采在了手中。棉花采在手中的那一瞬间，姑娘的手指，顿然灵性彰显，仿佛白云指上飘，那采棉人，都有了一份仙气，是仙女飘飘落人间。

左采采，右采采，演绎着一份《诗经》里描绘的淳朴风韵，动作轻盈，诗情洋溢，甚至还有一点激情飞扬。这份飞扬的激情，是对丰收喜悦的最好表达，也是一块棉田最具意义的绽放。

(本文作者为潍坊人，退休教师)

## 翻书之趣

□杨福成

每每路过书摊，我总会买上几本书，在路上的阴凉下翻翻，或回家坐到阳台上翻翻。在城市里，书摊已经很少了，少到你走几里地甚至几十里地都很难看到一个。前些年不一样，几乎城市的每个路口都有书摊。从那时起，我养成了买书的习惯。

书买了，并不一定非得篇篇细读，只是翻翻。书在阳光下是温暖的，书在夜光下也是温暖的。有时候风吹来，会把温暖传递到屋内的角角落落；有时候风吹来，会把书里的文字吹到楼外的四面八方。

翻书，就是为了享受这种美好的想象或者幻觉。几十年后的城市，谁知道还有没有书摊呢？

买了书，我喜欢一页一页地翻到底，然后，合上，闻一闻书页晃动过泛起的纸香，呷口茶，再回望阅读过的文字荡漾起的涟漪，实在是妙。

文多累脑子，意少养闲思。阅读过的，不必记住多少，只记住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冲淡一下生活，就算是没有荒废时日了。书中这么说：“如果你能在秋天到来，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，一半轻蔑，一半含笑。”

翻书，就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掸一下，这是淡淡的趣事儿。

(本文作者为专栏作家，现居济南)

## 光影深照北九水

□李京禄

甲辰龙年雨水大，崂山北九水的水势来得就更大一些。

在九曲回环的屏障里，比往日多了一些水的涨力、雾的生动、林的清幽和山的苍翠。在朋友圈的视频里，我看到潮音瀑的水势愈加汹涌，像成群结队的猛兽一般，耸动着肩膀横跃桥梁，上下翻腾、左冲右突、一路狂泻，其情其景令人神往。

久在城市边缘蛰伏的我，突发环山野游的山林之想，得地利之便，立秋后的一个下午，约三五友人，结伴游山。

车行至九水入口处，突然地就下起雨来。山呼海啸的水声，伴着山涧习习秋风，潺潺细雨，越来越真切。偶尔一个转弯，在奇形怪状的山隙里，就会看到白练一样悬垂的水口，澎湃的气势令人惊叹。涧水顺流而下，遇峰、崖、屏、嶂必折，折处必弯，弯处必溢，湍处必涌出一潭澄水。清人游记中有言，“随山而下，山横转，水即一折，溯流而上，至上源凡九折，以命名云”。峰回路转、百回千折，北九水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一路尽是难得一见的胜景。两山相夹，下有深潭，沿途山峡奇秀，清流迂回，水作龙吟，石同虎踞，峭壁危岩，触目皆是，音乐图画，兼而有之，让久处城市樊笼的枯寂心情，变得像孩子般生动活跃起来。

人难脱自然的属性，回归

山林也算是一次心灵家园的返古之旅。放眼一望，一路尽是乘兴而来的游客，有的兴起，卷起裤管、脱下鞋子，不顾水势涌动，赤脚在涧底涉水嬉戏，全是天真烂漫的童稚。

更滋养心性的，是题刻在岩壁上文人墨客的性情之作。一折青山一扇屏，一涧清溪一条琴，自一水至九水，随处可见怪陆离的各种题刻，鱼鳞口、靛缸湾、观鱼潭、锦帆屏、金华谷，名字贴切生动，书法也各擅所长，从自然的光影里洞察历史的纵剖面，遐想也就有了多维的纵深空间。

溪回谷转疑无路，忽闻仙乐一声声。如同一首华章的高音，内九水的尽点靛缸湾，人称“潮音瀑”，就是最动人心弦的旋律，泉水随山势三折而落，如同鹁子翻身，以优美的身段汇成潭湾。对面石壁上赫然刻有“潮音瀑”三个大字，右边石壁上题写“空潭泻春”，两面石刻如影对照，蔚为奇观。西边石壁上刻有清朝文人高凤翰的诗，“涧水从天下，奔流万派喧”，开篇即是清奇的句子，颇为夺人耳目；东边石壁上刻有当代画家黄苗子的诗，“三面苍崖荣碧树，千重涧水汇清溪”，古今晤对、相得益彰。

兴尽而归，原路返回，以尘洗的欢悦回眸，苍翠之间已是月挂树梢、星空碧蓝，北九水不虚此行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□周东升

村子北部有条河，弯弯曲曲地环抱着大半个村庄，因是一条大河的支流，乡亲们就叫它二道河。无论到对岸赶集，还是走亲戚，都要蹚过二道河。

记忆中的二道河，一年四季不曾干涸。阳春三月，冰封消融，潺潺的流水里荡漾着大地回暖的气息；盛夏来临，河水暴涨，二道河像一条发怒的蛟龙，一路挟裹泥沙日夜奔腾；金秋时节，水平如镜，清澈澄明，清晰可见鱼虾跃动的身影；数九寒冬，万籁俱寂，厚厚的冰面上不时传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。

二道河是鸟儿的天堂。鸟是大自然的精灵，有鸟的地方就有了灵气，有鸟的河流就有了生机。夏秋之交，二道河水草丰茂，苇荡葱郁，形形色色的鸟儿争相云集。一队队的野鸭前呼后拥，身材修长的白鹭翩然起舞，白头翁“吱喳”的脆鸣不绝于耳……

二道河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春来的时候，两岸杨柳吐绿，芳草萋萋；牧童的柳笛声此起彼伏，伴着农舍里的犬吠鸡鸣，俨然一场天籁般的交响乐。在自由自在挖野菜的时光中，孩子们那脏兮兮厚重的棉衣，也到了换装的季节。三伏来临，酷暑难当，河里成群成群的光屁股互相追逐着，嬉闹着。或者用手掌斜着拍击水面，激起的水花直喷对方的面部；或者各自

## 家乡的二道河

展示着不同的泳姿，看谁游得快，游得远；或者爬到岸边，揪下几片树叶揉成团，塞进耳朵和鼻孔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比试到底谁在水下憋得时间长。

秋风萧瑟，草木凋零。平日喧闹的二道河顿时寂静了许多，没有了芦苇丛中的鸟语虫鸣。岸边的沙棘树挂着几个干瘪的果，三



两片未被吹落的红叶，在风中摇曳，煞是耀眼；沙洲上偶尔飘过几只大雁的身影，不时发出凄厉的悲鸣，那是为告别二道河而萌生的几许留恋，还是为逝去的同伴献上的挽歌？

三九隆冬，河里结上了厚厚的冰，孩子们疯了似的在上面打滑擦(溜冰)，或者打拉牛(陀螺)。因为有了棉衣棉裤的保护，人人放开了胆子，也不免“扑味”“扑味”栽跟斗，或者摔个仰面朝天。

二道河是家乡的母亲河，它默默滋养和护佑着整个村子。每年七八月份，总有几场暴雨伴随着电闪雷鸣倾泻下来，将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中。院里的积水足足半尺多高，夹杂着树

叶、柴草，从墙角的漾沟(墙底部专门留出的排水沟道)中汨汨涌出，顺着大街上天然形成的水沟急速奔流，从四面八方涌向二道河。河中的水眼看着上涨，很快便水与岸齐，蛙声一片。正是由于二道河的宽广胸怀，吞纳洪水，才确保了村子的安全无虞。

初秋的正午，艳阳高照，二道河清澈见底，村子里的奶奶、大娘和婶子们，总喜欢到这里来搓洗拆过的棉衣、棉被的里和面。她们一手推着满满一篮子脏衣物，一手端着个洋瓷盆，盆中放着棒槌、猪胰子，三三两两地蹲在岸边，在石板上不停地搓洗着。她们猛力抡棒槌的捣衣声夹杂着说笑声，构成了一幅悠然祥和的乡野捣衣图。

这时节，村子里的孩子们总是闲不住，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到河里捉鱼摸虾。虾很小，无色透明，就像手上无意间蹭破的一块表皮。乐悠悠地把鱼捉回家，母亲便把它们倒进一口大陶瓷盆中。拣小个的抓出来做汤喝，满满一大锅乳白色的鱼汤，再放上几根青青的萝卜条、香菜，看上去就十分诱人，几大碗下肚，酣畅淋漓；将大个的剥成段，用油炸了，或者煎了，味道非常鲜美，很解馋。

已有许多年没有去过二道河了，不知河水是否依然汨汨流淌？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中共宁阳县党史研究中心)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